

四部文庫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二十五)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Z42
1
(4:25)

四部文庫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二十五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文明

第二十五卷目錄

新唐書匯證三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宋〕吳縝撰 三

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鈔十二卷

〔清〕沈炳震撰 一五三

唐折衝府考四卷

〔清〕勞經原撰 勞格校補 四三五

新唐書匯證

三



〔宋〕吳 縝撰

新唐書糾謬

景印明萬曆
趙氏刻本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

新唐書糾謬

八序

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畧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譙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于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

固諸史均焉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

新唐書糾謬

八序

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

縣公而傳乃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叙天

郡公之類四人而紀則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

有七人之類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

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修唐書自建局至

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洊

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

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

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

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

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

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

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

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

遵用之其取捨詳畧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

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

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如中宗紀前與

諸帝紀不同諸帝紀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亦自詳畧不同之類壽皆不書而上一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

新唐書糾謬

六序

三

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

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

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

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

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

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

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

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

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

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

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

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

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

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義

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者

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要有三

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

新唐書糾謬

六序

四

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

新唐書糾謬

八序

五

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

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啗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况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畧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槪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授之中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新唐書糾謬

八序

六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

新唐書糾謬

八表

誤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脩寫授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鯁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縝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渥愚混淆訖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

新唐書糾謬

八表

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與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且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秘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脩之官旣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

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賁私室以
生光管見迂踈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遑難追
嚴誅仰旬睿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
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正止是糾擿謬誤而已
遂改爲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已脩
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
臣吳縝上表

新唐書糾謬

八表

三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

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叅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州學教授長樂吳元美跋後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第一卷 一曰以無爲有

第二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三卷 三曰書事失實

第四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五卷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六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七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八卷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新唐書糾謬

八目錄

二

第九卷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十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一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二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三卷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四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五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六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七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八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九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二十卷 二十曰字書非是

新唐書糾謬

八目錄

二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宋咸林吳縝纂

一曰以無爲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關

劉蘭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謚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新唐書糾謬

八卷一

二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
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
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
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
居處乃爾將軍臣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
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
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
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
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

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

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

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

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

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

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崩時年五十

三是歲已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

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案

新唐書糾謬

八卷一

二

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
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
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
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
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旣爲太子其
宮室之內汛掃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
玄宗旣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洒整飾以爲
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
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

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它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新唐書糾謬

八卷一

三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闕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請起宣洪斬鄂强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

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

新唐書糾謬

八卷一

四

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卽李光顏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爲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

傳自劉闢初反綬卽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爲山南節度使嚴礪卽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皆在城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旣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斬鄂强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旣以起并州兵入蜀爲非是而請起宣洪斬鄂强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卽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斬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

新唐書糾謬

卷一

五

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旹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旹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乎劉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爲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間參錯牴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爲實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新唐書糾謬

卷一

六